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
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那時候到處都流行書信交友。我透過學校的渠道，認識了北京的一個小女孩。那年她才十歲，我也只比她年長兩歲而已。

她每次來信都為我帶來驚喜，她的文字就像她的化身，在我眼前歡天喜地鮮蹦活跳的講述生活趣事。我倆就這樣互通書信，分享生活點滴。

不久，我意外地收到她隨信寄給我的一張相片。她穿著一條小紅裙，臉蛋圓圓，滿可愛。拿著這張相片，我便立即想起兩年前媽媽送給我的一本紅色照相簿。

這本照相簿我一直捨不得用，紅色的硬皮封面容易刮損，每次拿出來的時候，我都小心翼翼。但見到她的相片時，我就毫不猶疑地把相片放進照相簿裏。

之後，每次來信，她都給我附上生活照。我告訴她，寄來的照片都放在我心愛的紅色照相簿裏。空閒的時候，我都愛看看這本照相本。我還說笑將來我能為她出一本相片集。

她一直希望我也給她寄去一些生活照，但我無法想像，當她知道我是坐著輪椅生活的表情。失望？還是會可憐我？

一年後，我終於鼓起最大勇氣，答應把我的一張相片寄給她。投寄的那一刻，我後悔不已，心臟也硬化了。懷著一顆緊張不安的心，等待她的回信。

十數日後，信件竟給彈回來，信封上印上「地址不正確」。我取出之前她寄來的信，核對地址千萬次，證實無誤。我只好耐心地等待她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。

一星期過去，一個月過去，一年也過去了，依然毫無音訊。她留下的，就只有這本紅色照相簿。

今天，我成為了一個傷殘作家，鼓勵別人勇敢生存。這個下午有個講座兼簽名會，聽說四海之內的讀者都會到來。我帶著這本照相簿，打算從這位舊筆友說到我的寫作歷程。

簽名會開始的時候有點混亂，有人不慎把我桌上的紅色照相簿碰掉了。

「這麼多相片，可以出本相片集了。」一位穿著紅裙的女子把照相簿翻了一下，然後把相簿還給我。

「是你！」我抬頭定睛的看著她。我的心還在抖。

「對不起，相片中的人不是我，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你。」紅裙女子回答。我的心隨即沉了。的確，看清楚這女子，其實不像她。

真亦假時，假亦真。

紅色照相簿是一本紅樓夢，真真假假，其實都是一場夢。

教師回饋：於茫茫人海等待兒時筆友的現身，素未謀面更添幻想與渴望。文章鋪排巧妙，結局出乎意料，抒寫出驚鴻一瞥時的混淆與錯覺，輕描淡寫戛然而止，有反高潮的效果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」離合聚散無從逆料，不是更添如墮夢中的感覺嗎？